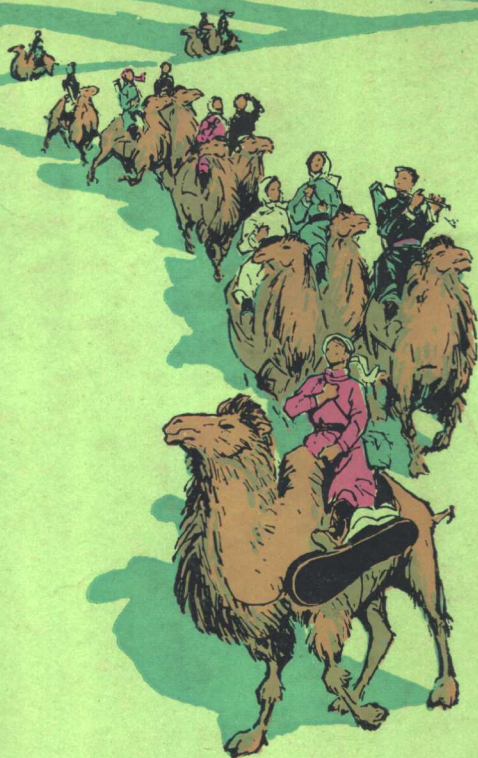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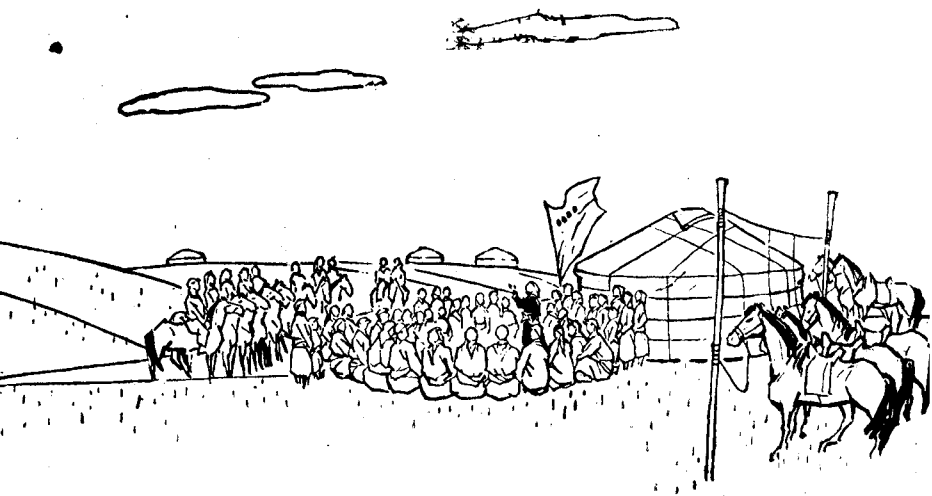
草原轻骑

张
长
弓
著



草原轻骑

张 长 弓 著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草原轻骑

張长弓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 1/2 插图5 字数138,000

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七三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072·400

定价：0.56 元

内 容 提 要

中篇小说《草原轻骑》，描写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支活跃在内蒙古地区的乌兰牧骑的战斗生活。

作品通过一支新建的乌兰牧骑与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以及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塑造了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乌兰牧骑队长钢普力布等英雄形象。作品热情地赞扬这支红色文艺宣传队深入群众，扎根基层，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贫下中牧服务的革命精神。作品还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草原上贫下中牧的战斗生活，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没有航海生活的人，可以通过草原来认识大海；没有到过草原的人，却无法根据大海的样子来推想内蒙古香喷喷的大草甸子。东行的列车，在帕音花旗绿草滩上飞驰着，没有到过内蒙古的客人呀，请你们看个够吧！

真的，谁坐过这趟开往草原深处的火车呀？坐这趟车就象乘着快艇在大海里航行，眼前是无边无际的绿波，在风息浪静的时候，波稳涛平，水天一色，阳光照耀着绿波，绿波闪烁出绚丽的色彩，这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八月的草原啊，草是香的，空气中弥漫着艾蒿味儿、山花椒味儿、苦丁香味儿，还有一种甜丝丝的气味。无边的黛色和浓烈的芬芳，把旅客都吸引住了，他们把脸紧紧贴在车窗上。

是啊，有什么比秋季草原的景色更为壮丽呢？它的美不只是大自然的美，更引人的是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新天地，社会主义新牧区的繁荣昌盛，贫下中牧劳动的双手创造出来的丰硕果实。那一朵朵黄金般的羊草，那香气四溢的紫苜蓿，那为防治沙害而栽起来的龙

须柳，那浪花飞溅似的绵羊群……这平坦无垠的草原是多么美丽富饶啊。

这一路景色，旅客们还没有看够，草原小站就敞开胸怀来迎接客人了。

“同志，到帕音花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还有几站？”盟文工团的小提琴手捷木扬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列车员询问。得到准确答复后，他走出车厢到月台上散步，心里犹自计算着途程。

旅行者急于到达目的地，本是外出人们的普遍心情，捷木扬却又更甚一层。他这次调到帕音花旗乌兰牧骑^①去工作，有机会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做一个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服务的乌兰牧骑队员，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此时此刻，他恨不能一下子飞到帕音花旗，立即站在战斗的岗位上。那里的乌兰牧骑是个新筹建的单位，不知有多少事情等着他来做呢！

月台上人来人往，很是拥挤，个个都是那么急迫、匆忙，脸上的表情都是那样振奋，他们中间也可能有捷木扬那样要到新的岗位上工作的吧，可有谁能比捷木扬更为心急呢？

当然，他这次下来，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认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三大革

① 乌兰牧骑，蒙语，即红色文化工作队。

命运动中为工农兵服务，接受教育，改造自己，充实自己。不在土壤里扎根的花是一朵假花，那是没有生命力的。可是，他也考虑到自己的业务专长，盟里的一个小提琴手，在乌兰牧骑里能发挥什么作用呢？现在正是进一步深造的时候，下去后会不会使技艺荒废呢？为这个，他也曾左思右想，反复考虑过。

盟文化部门的科长迦木苏，曾找他谈过话，对他到下边去甚为惋惜。迦木苏对他说：“这才是胡整呢，党委考虑问题就这么简单？一个很好的小提琴手下去当豆芽菜？这是浪费人材，这是糟踏艺术！”迦木苏最后还特别补充一句：“人家捷木扬犯了啥错误啦？”

迦木苏万万没想到，就是他的这番话，从反面促使捷木扬坚定了下去的信念。捷木扬当时干脆地回答说：

“这是我自己的要求，我希望下去！”事后，他一想到迦木苏那歪扭的脸和愤愤不平的声调，就觉着可笑。人家乌兰牧骑队员，长期生活在农村牧区，天当蒙古包，地作栽绒毯，难道他们都犯了什么错误吗？这位科长同志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呢？真是奇谈怪论！

捷木扬看一下手表，马上就要开车了。他敏捷地跳上车厢，倚着车窗向小站告别。就在这个时候，只见从检票口外飞快地跑来一个人。

那人背着一位白发老大娘，一只手还提着个挺大挺大的花篓。那人低着头往前猛跑，衣襟、腰带，都象鸟儿翅膀似的张开着，兜着一股风，拥挤在月台上送行

的人都急忙为他让出了一条路。检票的女同志也随后跑来，她挎着个花布包袱，急急忙忙送老大娘上车。

“铃铃铃……”开车的铃声响了，列车就要开了。那人把花篓一扔，大步跨上了车厢，轻轻放下老大娘，又飞快折回身跳下车去拿他的花篓。那个检票的女同志跑过来，用力提了一把花篓，却没有提动。那人伸出手把花篓轻轻提起来，又顺手接过老大娘的包袱，紧跑几步跳上车去。转瞬间，什么都弄妥当了，火车也开动了。

“同志，谢谢你来帮忙。”检票的女同志向着徐徐开动的列车频频招手。长长的列车在雄壮的进行曲声中越开越快，越走越远了。

那个背花篓的汉子走进车厢里来了。捷木扬仔细打量：只见他穿一件深紫色蒙古袍，腰扎着褐色绸带，看岁数将近中年，中等身材，宽肩厚背，黝黑的面孔，铁铸似的额头，一双狭长而明亮的眼睛闪着光，他一举一动，都透着草原上劳动牧民所特有的纯厚朴实。捷木扬猜不透他是做什么的，瞧那柳条编的大花篓，很可能是拾牛粪的放牧员。

白发老大娘上前接过花布包袱，拉他坐下来：“孩子，多亏你呀。背着俺跑了一里多地，要不就误点啦，又得等一天一宿呀！”那汉子微笑着不说什么，他把老人的包袱轻轻放在行李架上，一转身又拿起拖把清扫车厢。

老大娘又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住？俺可得好好谢谢你呀！”列车员好象认识那人，跑过来夺过拖把，又在老大娘的耳旁笑着说了句什么。老大娘笑得眯起眼，点着头连声赞叹：“听说过呀，还看过他们的节目呢。夏看青苗秋看穗，看人一步俩脚印。”

那汉子红着脸微笑，显得那么亲切、朴实。他侧着身子挤过来，打算找点什么活干。这时，车厢一晃悠，他脚步不稳，身子一歪，差点儿把捷木扬的小提琴盒碰掉在地下。

“噯，小提琴！同志，对不起！”他不好意思地冲着捷木扬憨厚地笑笑说。

那汉子发音很好听，洪亮、圆润、浑厚，象高山上敲铜钟似的，使得好多旅客都用眼睛瞟着他。捷木扬心想：这人的音色真好，要是学声乐，准是个了不起的男高音！

捷木扬正想和那汉子攀谈，忽听到一个女孩高声说：“哎，你这个人，给抱小孩的同志让个座嘛。”捷木扬回头一看，有个衣妆阔绰的女人，一个人占了三个人的座位，躺在那里假装睡觉。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红着脸走过来，捷木扬急忙站起来，请那个妇女坐下，自己向后退了几步，站在车门旁。

装睡觉的女人睁眼望望，仍然占着三个座位，她又站在座位上，伸手在行李架上的水果包里摸水果。这时，那个背花篓的汉子走过去干涉了，声音仍然是那么柔

和：

“哎，这是皮坐椅。”

“我知道。”

“爱护公共财产，人人有责！”

“哟，管得怪宽！公共财产也有我的一份……”

背花篓的汉子没再吭声，那一双狭长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那个蛮不讲理的女人。那女人跳下皮椅，显得有点儿狼狈。一个秃头顶的人出来给她解围，秃头摇着手说：“水仙，算啦算啦，别跟他们那种人一般见识！”

捷木扬听着很刺耳，心想：“你们又算是哪种人呢？哪儿蹦出这么一对活宝！”他对那个背花篓的汉子由好感而敬佩了。

别看那背花篓的汉子闷声不响的，却很会做鼓动工作，他上车之后，就象飞来了一只传送喜讯的鸿雁，车厢里立刻活跃起来。

那个衣妆阔绰的女人啃完一个白梨之后，小声唱起来了，哼哼唧唧，听着很不是滋味。叫她让座的那个女孩，这时站起来，气愤地朝那女人瞪了一眼，整理了一下胸前的红领巾，高声说：

“叔叔、阿姨们，咱们请钢普力布唱一支革命歌曲好不好？”

“好呀！”人们齐声响应了。这车厢里的旅客好象不是来自天南海北去往四面八方，倒象是一个有组织的革命集体。捷木扬心想：“钢普力布？哪个钢普力布？”

背花篓的汉子就是钢普力布吗？瞧那长相儿和气质，完全是驯烈马、辨风云的劳动牧民，难道他就是……”

钢普力布微笑着，他往车厢中间一站，就立刻把欢快而豪迈的情绪传给了旅客，车厢里响起了掌声。他又笑着指了指捷木扬的小提琴，热情地邀请捷木扬伴奏；旅客们热烈鼓掌欢迎：“小提琴手，来吧！”

捷木扬不大习惯在旅途中演奏，但架不住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向钢普力布问明了曲调，打开了琴盒。

钢普力布很干脆，开口就唱：

十中全会吹响战斗号角，

革命巨轮冲开险滩暗礁。

踏风涛，逐浪高；

平天堑，架金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扫帚不到，灰尘不跑。

战旗扬，

战鼓敲，

战歌惊天动地，

战士跃马横刀。

继续革命不停步，

前进路上阳光照耀……

歌声雄壮、嘹亮，象有人站在山谷中高唱，群峰响起了宏大的回音；象有人站在大海边放歌，万顷波涛在

为他伴奏。歌声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体现了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号召，不忘阶级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精神。

歌声把旅客们带入火热的革命斗争里来了。车窗外，广阔无垠的牧场上，打草机在飞速地滚动，马群在飞奔，白云似的羊群铺满了草滩。红旗下，骠悍英武的民兵，肩背着马枪，甩着长长的套杆在巡逻。民兵们勒住马，向着飞速东去的列车招手，也许他们听见了这鼓舞斗志的歌声吧。

捷木扬打心眼里觉得钢普力布唱得好，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深厚的感情。他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伴奏。

这时，车厢里的人们都敞开嗓门唱着，强大的音量汇聚在一起，压住了列车的轰鸣。

列车又进入了一个草原小站，这是乌尔特旗人民委员会所在地。

钢普力布急急背起花篓要下车了。捷木扬急忙放下小提琴，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你是钢普力布？”

“是啦。”

“你是乌尔特旗乌兰牧骑的钢普力布？”

“是啦。”

捷木扬惊喜地喊起来：“好啊，乌兰牧骑里真有好样的！”

钢普力布憨厚地笑着，谦虚地摆摆手，迅速地把那大花篓背在背上了。

捷木扬万没有想到，这个牧民打扮的汉子就是乌尔特旗乌兰牧骑的钢普力布。钢普力布多次出席全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很早就渴望一见。他多么想跟钢普力布学习乌兰牧骑深入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经验呀，可是钢普力布已经下车了。

捷木扬眼睛一直没离开钢普力布，目送着他那健壮而敦实的身影走出车站。

二

钢普力布是乌尔特旗乌兰牧骑的队员。干革命，勇往直前，从来不怕苦，不怕累。给他一百斤，扛起来走；给他二百斤，背起来走；给他三百斤，挑起来走。他常说：“祖国把我培养，人民把我教育，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生命，咱干起革命工作来，就得拿出在战场上冲锋的劲头才行。”

钢普力布是乌尔特旗乌兰牧骑的全把式，能唱歌，能跳舞，会说“好力宝”^①，带弦的能拉，带眼的能

① “好力宝”是蒙古族人民的一种说唱艺术。

吹，就是给他几只喝奶茶的镶银磁碗，也能丁丁当当敲出很好听的调调儿来。

旧社会，钢普力布的阿爸、阿妈都是从锡盟乌珠穆沁草原逃出来的。到底为啥在故乡不能站脚呢？开初钢普力布也弄不清楚；直到后来长大了，懂事了，阿爸才沉痛地讲给他听。阿爸说：“孩子，你要听在耳里，记在心里，长大了可要替咱穷人出一口气呀！”

对王公、贵族、大牧主深刻的阶级仇恨，埋进了钢普力布幼小的心灵里。阿爸告诉的话，宗宗件件都刻在他的心上，牢记住统治阶级欠下人民的血债！

钢普力布的阿妈从前是乌珠穆沁草原的民间歌手，她的歌，贫苦牧民听了心里痛快，奴隶们听了攥紧拳头，王公贵族听了浑身发抖。乌珠穆沁王爷恨死她了，作梦也想着把她抓进土牢里关起来。王爷害怕穷人唱反抗他们的歌，穷人越要唱，要把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们的罪恶都揭出来。

有一次，钢普力布的阿妈唱了一支这样的歌：

喝着奴隶挤的牛奶——你没长着手吗？

吃着奴隶放牧的肥羊——你没长着腿吗？

你骑在奴隶的背上鞭打奴隶！

你到底是是个什么东西？

你是草滩上的毒蛇，

你是山谷里的恶狼！

乌珠穆沁王爷听到这事儿，气得摔碎了鼻烟壶，拿起笔来判道：“阎王吃面，小鬼拉磨，天经地义，丝毫不错。妖言惑众，罪在不赦，焚身祭神，阿弥陀佛。”

就在这“阿弥陀佛”声中，王爷派人把钢普力布的阿妈抓起来关进土牢里了。王爷煞有介事地请来戴鸡冠子帽的大喇嘛，披着黄袈裟的小活佛，敲动法器，捏制面人，念经、画符……把钢普力布的阿妈用布裹住双腿，和面人儿一块送到草坡上，要把她当成魔鬼，活活烧死！

钢普力布的阿爸联合了一伙奴隶，砸坏了王公的经棚，捣烂了面做的“魔鬼”，把人抢了出来，抓住一匹马骑上就跑。天下宽着哩，穷牧人提两只胳膊，扛一颗脑袋，不怕天，不怕地，敢跟王爷斗到底！

钢普力布全家从乌珠穆沁逃到乌尔特旗之后，全部家当就是一匹快马。阿爸是驯马手，是最喜欢马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忍痛用走马换了一头犏牛。牧人爱马，但在那样的年月，马对贫苦牧人又有什么用场呢？有钱人骑着高头大马，配上镶银的鞍、压花的鞴，在大路上摇摇摆摆显威风。贫苦人养不起马，老牛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有一头老牛，凑合着开一小块“漫撒籽”^①地种上几升糜子，一家人也能讨个活命呀！

俗话说得好：只要是毒蛇，在山谷里和在草滩上都

① “漫撒籽”是牧区一种粗放的耕种方式。

是一样。乌尔特旗的牧主和乌珠穆沁的王爷一样压榨穷人。有一天，钢普力布家的老牛和牧主的牛顶架，被黑心的牧主打了一枪，老牛撅着尾巴跑回来，吭哧吭哧喘粗气，伸伸腿就死了。

贫苦牧人没有了牛，怎么生活下去呀！一家人整天水米没沾牙。傍晚，夕阳西下，窝棚里显得更黑了，阿妈抽抽噎噎地哭了。夜里，阿爸还照常起来给老牛添草、拌料，他到牛棚里摸了一把，牛身上冰凉梆硬，不再散发出温暖的气息了。阿爸拳头攥得咯嘣咯嘣响，抄起桦木车轴往外跑，可是让阿妈拖住了。

死了牛，一家人没法生活，就给另一个牧主放“苏鲁克”^①。双方当面讲好，订下“牛皮合同”：给牧主放一年羊，生下的小羊羔东伙三七分（牧主当然要拿七成），抓下的羊绒、羊毛都归牧羊人所有。合同上写得好听，什么牧工也算是牧主家的人嘛，羊儿肥了牧工也肥嘛，只要好好干，一旦有个为难的事儿，牧主还能不帮一把吗，谁叫是一东一伙呢。

听着牧主这些甜言蜜语，阿爸的脸上罩了一层青霜，阿妈的心压上了一块石头，俩人心里清清楚楚：啥牛皮合同？见鬼去吧！天下老鸦一般黑，牧主还会有什么好心肠！

这一家人哪，受了一年苦，到了第二年六月，牧主

^① “苏鲁克”是牧主剥削牧工的一种方法。

的管家来结算帐目。红鼻子管家是个酒鬼，嚷着钢普力布的阿爸没给他打酒买肉，算起帐来又额外加楔儿。他从褡裢里掏出一个小摺子来，说什么：“羊放瘦啦，把你们一家人养肥啦！摸摸心口窝，对得起东家吗？哦，佛爷呀！”他接着又说：“好在东家心胸大，对忘恩负义的穷人毫不怪罪。算你走运，‘苏鲁克’还是照旧放下去吧。欠东家的这笔帐呢，可必须还上！”

他打开摺子，用审贼的口气来报帐。第一笔帐：由牧主代交了一宗门户捐，连本带利，数目若干；第二笔帐：牧羊人安家时曾用了东家的旧木料搭窝棚，将木料折成现价，数目若干；第三笔帐：借了东家一石八斗炒米，大加三的利，数目若干……

乌尔特旗的牧主精通“驴打滚”的放债法，管家这么一计算，钢普力布一家白干了一年不算，反而背了一身债。阿爸阿妈早就知道牧主心毒，却也没想到这个牧主吃人肉喝人血连骨头渣子也嚼碎咽进肚里！小钢普力布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却听明白是怎么一档子事了，他跑上前来冲着红鼻子管家喊道：“你讹人！我认识你，你呀，你是草滩上的毒蛇，你是山谷里的恶狼！”

红鼻子管家气坏了，他恨死了钢普力布一家，逼债更凶了。

为了还债，十一岁的钢普力布去给牧主放牛，他的阿妈到牧主家里当了佣人。

钢普力布整天光着脚丫子跟在牛群后面跑，草原上